

六盘山

编者寄语

《在时光深处书写与看见》,诗人葆有对纯粹生命和纯真年代的直觉和记忆,真诚而质朴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流年岁月。

《草木有心》,几味药材里盛满流年里的细碎记忆,裹着挚友的帮扶、亲人的惦念,也刻下了从容度日的心路历程……

诗人是生活的践行者,亦是生命的执笔者。心底长存纯粹本真,留存着纯真岁月里天然细腻的感知,不雕琢、不伪饰,以质朴笔墨,缓缓描摹属于自己的漫漫流年。

借人间本草,品细碎光景。淡淡药香之间,藏知己帮扶的暖意,存亲人牵挂的温柔,一字一句,皆是历经世事之后,从容安度的心路印记。

由此不难看出,世间万物皆可寄情,万象百态皆藏大道,好文从不用繁词丽藻堆砌,只于烟火细碎间沉淀心底万千体悟。

古人云“平淡而山高水深”,真正动人的文字,从来不在壮阔奇观,而藏于朝夕寻常。有人执着于追逐盛名盛景,一心向外求取浮华,终日奔波浮躁,反倒看不清内心本貌。

殊不知四季草木枯荣有序,人间聚散离合有期,万物自有运行规律,强求不得,执念无益。正如诗句所言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放下对外物的追逐,方能静下心来体察周遭细微温情。

山川风月,草木汤药,不过是抒发心境的载体,支撑文字长久动人的,永远是真切阅历与赤诚本心。

未尝经历冷暖,写不出人情温热;未走过浮沉起落,道不出淡泊安然。走过市井喧嚣,才懂清静难得;尝过得失悲欢,方知平淡珍贵。

不必刻意寻访奇景胜迹,窗前草木、案前清茶、寻常晨昏,皆可观照自身,参悟人生真谛。

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,岁月奔流不息,世间万物转瞬更迭,唯有心底纯粹的情愫,不会随光阴褪色。

提笔书写,不是为博世人称赞,而是为留住一路行来的点滴暖意。

我们借风物回望过往,于文字安顿心神,在一字一句梳理心绪,看清来时之路,接纳当下生活。

身处纷扰尘世,最难守住一份平和澄澈。心中常怀对生活的柔软体察,无论何物打怀,都能于浅淡字句窥见岁月深意。

不追浮华,不慕喧嚣,沉下心感受眼前一草一木、一粥一饭,在时光深处静静落笔,缓缓凝望,于平淡烟火中寻得心安自在,这便是文字赋予人最珍贵的惊喜。

且听风吟

七律·塞上枸杞红

□ 吴茂江

黄河润沃绕边城,
芳圃凝春寄远情。
品雅花繁浮瑞霭,
根深枝秀缀丹英。
烹茶酌酒清香溢,
颐性舒怀雅趣生。
塞野平畴铺锦色,
芳声驰遍九州倾。

鹧鸪天·午马年抒怀

□ 邓万斌

茅叶丝缠包粽忙,
大街深巷漫清香。
长龙拍浪惊波起,
擂鼓催舟挥桨狂。
欢九域,
笑千江,
传承忠骨志昂扬。
仙宫屈子冰心慰,
万里神州织锦章。

幸福花

□ 张洁

荒原
在高山静默
风吹走了许多岁月
雨淋湿了开拓者的行迹

山地上
渐次结出金银花 文冠果
淡淡幽香 在山野上飘荡
明净的气韵
存续着西窑的微光

生命的洪流
鲜活了
一座山
幸福的果实 一串又一串
点缀在绿原之上
旧貌换新颜

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
投稿邮箱: nxrlb@126.com

N 灵犀

草木有心

□ 樊文举

我与黄芪、红枣、枸杞结下不解之缘,皆因自幼体弱多病。

儿时常听母亲说起,三岁那年,三次重症肺炎几度将我推到生死边缘。家人每每以为我熬不过去,好几次托邻居把我抱出家门,却在准备后事的路上,我又奇迹般地苏醒过来。如今细想才明白,那时我并非断绝了气息,而是高烧引发的短暂休克。当时,家人缺少医学常识,认定我已无力回天。母亲总说,我这条小命,是她用一滴一滴的泪水换回来的。正因儿时落下虚寒的病根,这些年来,黄芪、红枣、枸杞这三味平凡草木,是我调养身体的半世知己。

放在如今,肺炎早已算不上什么重症,可在上世纪70年代的偏远山村,却是极易夺走性命的凶险顽疾。我虽侥幸活了下来,却落下了长久的病根。尤其步入中年后,头晕目眩成为常态,感冒反反复复终年不愈。别人半小时能干完的活,我得耗上至少一小时;旁人一趟可搬完的物件,我得往返两三趟。一年里,200多天遭受感冒困扰。这话听起来虽像自嘲,却是实情。我四处寻医问诊,中西药服用不少,收效却微乎其微。后来,老同学诊脉,判定我是脾肺虚弱、气血亏虚。他坦言:“你这种状况,目前没有特效药可治,只能慢慢调理。”同时给了我一个偏方,用黄芪、红枣、枸杞泡水代茶饮,长期坚持会有所改善。

自此,一只保温杯常年带在身边。每日清晨,三四片黄芪、三

枚红枣、十余粒枸杞,沸水冲泡。头道茶汤微甜带酸,隐约飘着淡淡的豆腥气。坚持半年后,不知是药材滋养还是心境安稳,精气神确实比从前好了不少。好友得知此事,邀约我去他老家火石寨采挖野生黄芪。

好友说火石寨的田埂上、山坡间,随处生有野生黄芪。一心盼着好转的我,欣然应约。车子行至一处山坳,他指着他家的一块玉米地,叫我下车,并说就在那里找,记得小时放牛时,那个田埂上野生黄芪多得很。时值深秋,正是采挖黄芪的好时节。我虽此前在网上看过几张黄芪植株图片,了解大致模样,却没有半点实地辨识经验。沿路我努力回想图片上黄芪的样貌,睁大眼睛在草丛里搜寻。不多时,好友掘出一根拇指粗细、表皮浅黄的根茎,正是黄芪。

细看这株黄芪,主根呈棒状,浅黄微灰,轻折能感受到木质质感。它茎干直立,分枝繁多,奇数羽状复叶互生,小叶椭圆形,叶背覆一层白色长柔毛。枝间缀着零星小花,花萼钟形,黄色蝶形花冠,凑近能闻到淡淡的豆腥味。接着,我跟着好友挥锄挖开另一株长势更大的黄芪。不一会儿,铁锹撞到岩层,发出刺耳的碰撞声,便换镐刨挖一番,大汗淋漓。我俩合力拽出一截根茎,抖净泥土,浓郁的豆腥味扑鼻而来。那一刻,我觉得握在手心的,哪里只是草药,分明是重获健康的满期期许。

世事总有转折。那年冬日,我在翻阅资料时,一则条文赫

然在目:野生黄芪属于渐危保护物种,受法律保护,禁止私自采挖。转年秋天,好友再度约我进山去挖黄芪。我跟他讲明野生黄芪受法律保护、严禁私自采挖的规定,当即婉拒:“老弟,去年不知情尚可谅解,如今知法明理,万万不能再干这事了。”那一刻,我心底生出一份无法言说的安稳和坦荡。是啊,人立世间,调养身体当合规购买药材,岂能为一己之私损耗自然生灵?自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动过去采挖野生黄芪的念头。

大姐知晓我常年靠黄芪、红枣、枸杞调养身子后,特意从红寺堡区捎来自家菜园种的头茬枸杞。没过多久,五爸又从甘城子捎来干红枣。电话里他语气温厚地说:“外头的红枣比不上家里的地道。只要这些东西能把你的身子养结实,我给你年年捎,家里种了二三十棵枣树呢。”捧着这一袋沉甸甸的心意,暖意直涌心头。老话讲,心胸开朗本就是最好的祛病良药,这份至亲温情,远比杯中中药汤更滋养人心。

经长年坚持调理,年少留下的孱弱体质渐渐有所好转,眩晕不再频发,走路步履沉稳有力。一杯朴素茶汤,不单单滋养了我的气血体魄,也串联起我半生绵长的记忆。这三味普通草木,于我早已不止是养身药材,里面盛满流年里的细碎记忆,裹着挚友的帮扶、亲人的惦念,也刻下了我平复心绪、与病痛和解、从容度日的心路历程。

N 流年

在我很小的时候,家乡的端午节就很热闹。爷爷说,过了端午,天就真正热了,也该收麦子了。

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:大片金黄色的麦田,乡亲们弯腰在地里割麦,从高处望去,像匍匐前行,场面格外壮观。夜晚,在月光下,人们把麦子拉到打麦场,或是拾掇麦穗。顺手从树上摘下几颗杏子,用手或衣襟擦擦就吃。我总缠着大人,一起睡在杏子树下看守新麦。睡不着的夜晚,就数星星、一遍遍数羊,半夜爬起来摘杏子吃。那些都是无比开心的时光。

盼着收麦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:麦收时节,会有麦客和亲友来帮忙,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,吃饭也丰富许多。姑姑和叔叔先后成家便分了家。父亲做起了小生意,家庭生活日渐富足。每逢割麦,会买回许多花花绿绿、叫不上名字的饮料,让我们欢喜不已。

家乡的端午,总是和麦收连在一起。一说端午,就忍不住想起那些滚烫的日子。

那时爷爷还在,才50岁左右,他常年身体不好,患有严重的哮喘,心脏也不太好,不能下地劳动。爸爸从18岁起,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责任,包括叔叔和姑姑的婚嫁,还有村里的红白事、大事小情,都由爸爸和奶奶一手料理。爷爷便早早退守家中,守着院子里将近半亩地的花果园,照看我们姊妹,料理家里的琐事。

每到这个季节,草长莺飞,蝶舞翩翩。我天天跟在爷爷身后。爷爷很会种花、喝春尖茶、织毛衣、做木工、糊灯笼、雕刻,连铁匠活也会。他不识字,却会刻章。在我记忆里,爷爷无所不能。奶奶曾是大家闺秀,当年风光无限,性格中带着一丝棱角,却是持家的一把好手。

爷爷会织毛衣,合花花瓣的任务,自然就落在了他身上。花花绳是用五彩丝线合成的绳子,端午前撒上香草木,给孩子们戴在手腕、脚腕、脖子上,大人也可戴在手腕上。合好后,在端午前夜挂在门外,沾一清晨的露水。老人们说,戴这样的花花绳,可以防蚊虫、避蛇蚁、辟邪。尤其是端午这天的露水,格外神奇。

端午那天,天还没亮,大人就喊孩子起床。梳洗干净,换上新衣——有新穿新,没新也穿得整洁。男孩的衣襟、纽扣上挂满荷包;女孩要先到田埂,用露水洗头,去得越早越好,据说头发会又黑又亮又柔顺。洗完头梳好辫子,发梢、身上都戴满荷包。

在我家乡,端午吃的是“然米饭”。这是土话,其实是一种黄色的米,比黄米粒小、颜色更黄,蒸出来黏糯如糯米饭。一般早上蒸好,中午凉透,撒上红糖或白糖吃,越凉越好吃。只是家乡人不喜欢甜食,它又不易消化,也就只当作节日甜品。

后来,荷包渐渐成了特色产业,远销海内外,有了热闹的节会,也带来了实在的效益。只是再想起幼年那些美好,总觉得少了几分旧时的烟火与心意。岁月流转,风物依旧,属于童年的那份纯粹欢喜,留在了远去的旧时光里。

与家乡有关的记忆

□ 朵蓝

在时光深处书写与看见

——蔡灵芝诗歌印象

□ 赵炳鑫

诗歌作为人类心灵的栖居地与最隐秘的语言,必须体现在其“以真诚情感为基石,以广阔情怀为升华,以可感沟通为纽带,以安放心灵为旨归”,回到生命体验的本真状态,完成共情与救赎的使命。诗人是承载着自由心灵的独舞者,在共同的文化生存空间里,以独立的创造者与反思者姿态,书写属于自己的个体经验和特殊领悟,坚定地捍卫生命普遍的尊严与价值。

蔡灵芝就是这样一位诗人。这位“90后”女生,是一位生活的践行者,人生的体验者,生命的书写者。她葆有对纯粹生命和纯真年代的直觉和记忆,遵从内心的感觉,真诚而质朴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流年岁月。写体验、写观察、写领悟、写灵感、写情绪、写恩惠、写收获、写忧伤、写自然……她不像现代一些诗人,为了刻意消除文本的单一性,不惜付出诗歌语言晦涩的代价,而是在道德的、社会伦理的寓意中去发现意义,写人类通感的情绪体验与人生境遇。澄明是她诗歌的底色。她把个体的审美经验作为自己向这个世界出示的心灵图谱,让那些单纯而又不失灵性的诗行,照进读者的心里。

“他奔跑/在麦浪与季风之间/碎成无数星火/点燃了整个原野……他站着,张开双臂/等风穿过胸膛/带走所有未曾启程的黎明”(《追风的少年》)。那个追风的少年,“白衬衫吮吸着夕阳,每一道光线里,都藏着远方。”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,那是值得留存的青春画面。在蔡灵芝的笔下,兵荒马乱的青春就这样被那个“白衬衫”刻进心里,化为笔下“追风的少年”那个生动的意象和优美的诗行。“我把脚步叠成纸船/放进名为‘梦想’的河/浪头是反复的确认/礁石是未改的执着……或许终点是雾/或许答案是沉默/但我仍愿做扑火的蝶/把过程,淬成不熄的火焰”。《追求》中青春的底色永远是追求,梦想是青春最瑰丽的画卷,也是英雄主义者的精神乐园。

但梦想的旅程往往孤独而漫长,谁的梦想不曲折蜿蜒?这条通往梦想的道路,注定并不平坦,既是对意志的淬炼,也是对生命深度的丈量。我想,蔡灵芝的“淬己”不正是潜藏在这样的追求之中吗?“我在时光的经纬里留白/把心事叠成干净的信笺/不写急盼,不描执念/只等一个灵魂,与我并肩……我打理好心底的花园/清除荒芜的杂念/让每一朵期待都向阳/等你路过时,恰好芬芳/或许你正穿过人海/带着同频的心跳与温热的眉眼/我们会在某个寻常的瞬间/认出彼此眼底的星光点点/不急,不怨/你走你的山川/我守我的流年/总有一天,风会牵起我们的让等待,落成圆满的诗篇”。《等待》那封干净的信笺,等来的或许并非某个具体的人,而是一种灵魂的认领——认领那些被妥善安放时光、那些被温柔珍藏的情意,以及那份在留白与等待中,愈发澄明而从容的自己。

爱尔兰诗人谢默斯·希尼说得好:“诗歌是日常奇迹的抒情,用音乐的韵律让‘野草与秋风’在平凡中绽放神性。”青春的底色,梦想的野草,时间深处的秋风,那本身就是美丽的诗。

在蔡灵芝的这本诗集里,有大量对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捕捉和书写。比如:时间、掌纹、留白、烟花、末班车、眼神、味道、眼缘、心跳、戏台、灵感……诸如此类,这些小诗都带着诗人独特的体验,如一粒粒精美的水晶,有着令人眼前一亮的顿悟。

蔡灵芝是一个浪漫主义者,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,她写出了那么多唯美而精致的小诗,但她并不远离人间烟火。在喧嚣的城市化时代,她有一颗敏锐的诗心,贴着生活的冷暖共舞,捕捉那些灵光一闪的语言带来的心理共情,让自然和时间的元素在诗意间流淌。她懂得红尘就是历练,虽然她在冷月、浮尘、舞影、飞絮、拂晓、雾、灯光、归鸟、梦、掌纹、泪水、思念等场景和物象中,抒发关于人生命运的独特感悟,但是这些场景和物象并非生活的全部。她懂

得生活并不都是风花雪月,那些意想不到的场景和声音,会时不时撞击她那颗敏感的诗心。

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类,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,之所以成为情感最为丰富的物种,皆因其精神和灵魂。能抵御孤独,能建立亲密关系,但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之中,孤独却如影随形。特别是当下的沟通反而变得更加困难。“我坐在自身围成的井底/数着星光投下的银币。”“信息茧房”就是自己给自己围成的井底。而孤独者一直在寻找的就是那个一直跟自己照面的自己。“他推开/带走一瓶冰镇的孤独/和一盒未点燃的烟/再次关上/雨夜继续/在便利店的玻璃外/缓缓地/流过去”。《雨夜的便利店》中雨夜里的他是谁?这个匿名者是你、是我、是他,是一个打工者,是一个晚归者,是一个旅行者……读这样的诗,给人感受到的却是彻骨的孤独。“有人在挑一盒过期的爱情,有人在等一杯还没热好的勇气”。在这人群聚集的地方,并没有人在意这样一个匿名者!“看见”是一切生命存在的证据,感谢诗人把这样的“匿名者”摄入笔底,让那些个体被看见。相对于《孤独》中的“我”,这首《雨夜的便利店》让我看到了众生。

总之,读蔡灵芝的诗,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。一类诗是在个人的体悟中,带着心灵的触须在感受万事万物,人情世态。诗很唯美,但并不尖锐,也不张扬,是一个人的浅吟低唱。而另一类诗,诗人把注意力拉回到这个喧嚣而嘈杂的现实,带着呼吸与疼痛面对当下的境遇与内心的渊薮。她极其认真地在审视生命的“此在”状态。她在自我感受、自我审视、自我意识。把当下的“我”放进这滚滚红尘中去体验与书写,使得她的这一部分诗有了尖锐而独特的面相,有了个人精神的深刻印记。这也是诗歌在今天存在的理由吧。

作者简介:赵炳鑫,学者,文学评论家。